

围攻别斯捷尔采城

(一个古怪人的故事)



米克沙特 著

围攻别斯捷尔采城

(一个古怪人的故事)

[匈] 米克沙特 著 ~~张家章~~ 译 杨 骅 校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 北京

Mikszáth Kálmán
BESZTERCE OSTROMA

围攻别斯捷尔采城

Weigong Biesijieercai Cheng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6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8 $\frac{3}{4}$ 插页 3

1985年4月北京第1版

1985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3,500

书号 10208·211

定价 1.50 元



作 者 像

木刻像作者：伍 必 端

楔 子

我跟我的朋友卡罗依·朋格拉茨伯爵这位人人敬重的国会议员和将军，在“艾尔茨盖尔佐格·伊希特凡”饭店一块儿吃晚饭，可有不少年了。冬天，漫漫的长夜里，我们时常坐在平素所喜的那个席位上，在雪茄烟雾缭绕的轻纱薄幕里促膝谈心。等到把现实的话题说尽了，便心满意足地把眼前事物抛开，来尽情追思那丰富多采的旧日情景。这时候，彼此也就不再关顾，各自回首往事去了。

这些年里，我的朋友常常提起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伯爵，谈到他的武功，谈到他的出征，偶尔也谈到他那乖张的性格。有时候，伊希特凡伯爵的其他亲属来到我们席前，他们会一桩桩地想起他性格方面的许多表现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想到，我自己也曾与这位已故的伯爵见过面，不仅见过面，而且还谈过话。从此他的性格便引起了我这个俨然是个作家的人的兴趣，我想弄清他的个性，便详细地打听起这位伯爵来了。

凡曾与他接近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强调说：

“伊希特凡伯爵才智是有的，诚然不太多，而他野心之大则可谓无以复加。他为了追求名誉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，

但自知在这方面没有本钱，于是便决心以疯疯癫癫的姿态来露一手儿。”

人们这么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。须知我们的聪明人也好，笨人也好，若说急切求名，倒是程度相当的。他们都是——一路货，彼此有什么可争长短的呢！伊希特凡给自己选择了一桩可望丰收的事业，扮演着疯疯癫癫的角色，因此得以大展宏图，——谁也没有赶过他！

朋格拉茨家的历史在中世纪光辉灿烂，盛极一时：森特米克洛希州的朋格拉茨门中权威显赫、身列公侯的大有人在；彼得·朋格拉茨乃是匈牙利骑士中出类拔萃的人物，连女王本人对他的爱慕都落了空；那绰号“大马刀”的巴尔·朋格拉茨被称为土耳其人的灾星……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的列位祖先中还有许许多多英雄豪杰和头戴雁翎帽、足登金缕鞋的窈窕淑女，这些美人儿随后都成了匈牙利历史上大批英雄的母亲，而到晚近时期，则成为一座座古寨的幽灵了。

朋格拉茨家这样一篇历史，真好比是个深不见底的湖泊，唯有身心健康的人才敢低下头去窥望一眼，否则头脑都会发晕。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身心本不怎么健康，且又望之过深了……

我决定从他的平生中选取一些材料写篇故事，有如成衣匠就整匹呢绒裁下一件背心所需的料子。

只剩下征求已故伯爵亲属的同意了；只因我这故事还不太久远，主角在坟里还没有腐烂——他在瓦陵村的墓地

里还正在睡头一觉，连落葬之日棹前所献的花圈都还没有干枯。

凡经我征求到的人都欣然同意，当我告诉他们将为故事的主角起一个化名时，朋格拉茨氏门中的头把交椅卡罗依伯爵说道：

“您还是保存他的真名字好。若是他忽地从棺材里爬起来，一看印出这篇史话，那是会比谁都高兴的。他不是一辈子都在幻想着荣誉吗？！”

于是托天之佑，我便来写这篇中古世纪的故事了，然而书中人物有的在十九世纪末叶还活着呢。

楔 子

我跟我的朋友卡罗依·朋格拉茨伯爵这位人人敬重的国会议员和将军，在“艾尔茨盖尔佐格·伊希特凡”饭店一块儿吃晚饭，可有不少年了。冬天，漫漫的长夜里，我们时常坐在平素所喜的那个席位上，在雪茄烟雾缭绕的轻纱薄幕里促膝谈心。等到把现实的话题说尽了，便心满意足地把眼前事物抛开，来尽情追思那丰富多采的旧日情景。这时候，彼此也就不再关顾，各自回首往事去了。

这些年里，我的朋友常常提起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伯爵，谈到他的武功，谈到他的出征，偶尔也谈到他那乖张的性格。有时候，伊希特凡伯爵的其他亲属来到我们席前，他们会一桩桩地想起他性格方面的许多表现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想到，我自己也曾与这位已故的伯爵见过面，不仅见过面，而且还谈过话。从此他的性格便引起了我这个俨然是个作家的人的兴趣，我想弄清他的个性，便详细地打听起这位伯爵来了。

凡曾与他接近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强调说：

“伊希特凡伯爵才智是有的，诚然不太多，而他野心之大则可谓无以复加。他为了追求名誉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，

但自知在这方面没有本钱，于是便决心以疯疯癫癫的姿态来露一手儿。”

人们这么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。须知我们的聪明人也好，笨人也好，若说急切求名，倒是程度相当的。他们都是——一路货，彼此有什么可争长短的呢！伊希特凡给自己选择了一桩可望丰收的事业，扮演着疯疯癫癫的角色，因此得以大展宏图，——谁也没有赶过他！

朋格拉茨家的历史在中世纪光辉灿烂，盛极一时：森特米克洛希州的朋格拉茨门中权威显赫、身列公侯的大有人在；彼得·朋格拉茨乃是匈牙利骑士中出类拔萃的人物，连女王本人对他的爱慕都落了空；那绰号“大马刀”的巴尔·朋格拉茨被称为土耳其人的灾星……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的列位祖先中还有许许多多英雄豪杰和头戴雁翎帽、足登金缕鞋的窈窕淑女，这些美人儿随后都成了匈牙利历史上大批英雄的母亲，而到晚近时期，则成为一座座古寨的幽灵了。

朋格拉茨家这样一篇历史，真好比是个深不见底的湖泊，唯有身心健康的人才敢低下头去窥望一眼，否则头脑都会发晕。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身心本不怎么健康，且又望之过深了……

我决定从他的平生中选取一些材料写篇故事，有如成衣匠就整匹呢绒裁下一件背心所需的料子。

只剩下征求已故伯爵亲属的同意了；只因我这故事还不太久远，主角在坟里还没有腐烂——他在瓦陵村的墓地

里还正在睡头一觉，连落葬之日棹前所献的花圈都还没有干枯。

凡经我征求到的人都欣然同意，当我告诉他们将为故事的主角起一个化名时，朋格拉茨氏门中的头把交椅卡罗依伯爵说道：

“您还是保存他的真名字好。若是他忽地从棺材里爬起来，一看印出这篇史话，那是会比谁都高兴的。他不是一辈子都在幻想着荣誉吗？！”

于是托天之佑，我便来写这篇中古世纪的故事了，然而书中人物有的在十九世纪末叶还活着呢。

第一章 艾 斯 捷 拉

不能说人们具有多么强烈的正义感。我从前认识一位希腊老头子杜加里大叔。就拿这位杜加里说吧。每逢他讲起历次希土战争中随便哪个故事时，一提到土耳其人逮住希腊人是怎么狠狠地宰杀时，总是愤愤不平地叫道：

“真他妈的邪魔歪道！该死的邪教！”

可是当他继续往下说，描述到希腊人抓到土耳其人，怎样把他剥成碎块，或是活生生地下橄榄油锅的时候，他却轻轻巧巧地咕哝着说：

“可怜，叫他又有啥法子呢！”（这就是说，可怜希腊人除了把敌人下橄榄油锅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要知道用脂油来炸土耳其人太贵了！）

所有的人们，其中也包括历史学家，对于正义都是这样理解的。例如，库鲁茨人^①反对奥地利的加勒斯布尔格人的斗争，就反映出了两种对立的正义的标准，一直流传到如今。但是现在无须为这桩事件翻案，况且这些历史事件与我们这个故事无关。

① 十七八世纪为争取匈牙利独立而斗争的战士。

唯一可以相信的，就是当时的库鲁茨人都被杀光了，维也纳的皇帝转了个念头，觉得要把日后会养出来的那些库鲁茨人也消灭了才好。可见这位皇帝的深谋远虑甚至胜过了犹太国王伊罗德。然而，这位可怜的奥国皇帝有什么办法呢？！

于是就在一七一五年颁布了第四十二条法律，按照这条法律的规定，应当毁除所有的城堡。谁都知道，鹰是在窠里孵出来的。因此，大家都不让那窠存在，奥地利帝国再也不要有什么鹰了，一只古老的双头鹰^①已经够它受的了！

城堡应予毁除，但（在匈牙利的法律中总会有这么一个“但”字，即使没有，法学家也能找出一个来的）……但寨子可以保留。这条法律颁布以后怎样，我觉得不说也明白：凡属于有权势的封建主的城堡都叫起寨子来，也就没去动它了，至于那些没靠山的孤儿寡妇的一点点领地却被称作城堡——它们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。

涅杰茨堡就是只因被认为是寨子而得保全的一个。应该交待一番，这座城堡样子象两个巨大的长方形，既不在山顶，又不在阴森森的悬崖峭壁上，倒象是巨大的谷仓。事实上这却真真是个城堡——有碉楼，有吊桥，有塔，有暗炮台，有自己的礼拜堂，有地道和放置储备品的仓库。这涅杰茨堡甚至有它自己的炮：八门炮口点火的老炮。

^① 指加勃斯布格王国的国徽。

不多久——不过十年前——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伯爵还住在这个城堡里。

在若尔纳和瓦尔纳两个城市之间有一座谢米拉米达山，这是因为当年有一座柳德米拉女王——斯洛伐克的谢米拉米达——的宫殿在此而得名的。这是一座奇形怪状、异常古老的荒山，上面除了一些稀疏的茅草之外，根本什么也不长。据说这谢米拉米达山的地底下老是轰隆轰隆地响，有时夜里忽然吼将起来，吼声远达布杰青。附近的居民甚至猜测这座古老的山峰准是一座死火山，说不定哪天又要复活。不过哪能会这样呢！这古老的谢米拉米达还懒得啐一口呢。

虽然山形丑陋，但在斯特烈奇诺至奥瓦尔之间的大道上纵目四望，却有一幅幅如画的景色争妍媲美，补偿了这个缺陷。时常可见千年的古木，轰隆轰隆往河谷里倾泻的急流，还有不少洞府深幽的奇峰异石（据传说，其中一个曾是那神勇的鹰诺塔克的洞府，他把国王斯维亚托普鲁克的小女儿抢了来，还给他养了几个孩子）。

这个地方给哪个封建主筑堡垒是最合适的了。这里直到如今还没有被现代的怪物所统治，仍然是古代的怪物在逞威风：吓唬周围居民的并不是车轮的轧轧声和机车的嘶叫声，而是那一只眼的妖精雅陵科的一声咳嗽。这妖精一咳嗽，地上一双草鞋就不见了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少了一个斯洛伐克人。就这样他每咳嗽一声，一个斯洛伐克人就死了。可以料想到，这妖精若是伤起风来，还不就跟前前后后那些

村子里闹霍乱的时候一样！

嘿，总要把这雅陵科打死，把他消灭了才好！到那时候，还用坟地干什么呀，尽可以把坟地都用来种燕麦。

重重叠叠的崖石高耸入云，在这群岩叠嶂里寂静得叫人打寒噤，叫人憋得慌。十九世纪的风光就透不进来！所以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偏要住在这么个地方，而且得以为所欲为，这都不是偶然的事。

提起这位伯爵来，恐怕有点儿象雅陵科；不错，朋格拉茨的一双眼睛也长在所有人们长眼睛的地方；而不是象妖精那样长在后脑勺上，可是他的目光却象是朝后的，总在欣赏着过去。

其实，伯爵倒是个长得匀匀称称的汉子，高高的身材，雄赳赳的，满面红光，两撇胡子翘着挺威风，若不是左脚有些跛，简直身上一点儿毛病都没有。而且他的跛脚可以说是出于自愿。有一回，正赶上猛烈的冲锋，他的马跳过堑壕，打了个前失，朋格拉茨一下子没把住，跌下马来摔断了腿。

不消说，马上就把邻村格别拉专治跌打损伤的玛契科·斯特烈里尼克叫了来，这老头儿会治关节脱骱，骨头断了能接上，让狗咬了也能治，而且比那门门都来的江湖术士的种种手法都强。

伯爵向他大喝道：

“你能把我的腿治好吗？”

“大人，管保叫它跟原先一样。”玛契科回答说。

“唔，那就来吧。可得加小心，要是弄得挺疼，瞧见这手

枪了吧？——我就一下打死你！要是不疼——你能闹上五个金币。”

“哎呀，大人，不疼不成啊，”玛契科争辩说。“当然，若是不把骨头对上骰，不疼倒也可以。不过那就终身成了瘸子了。”

“你这混蛋，玛契科！”年轻的伯爵哈哈大笑。“贵族老爷要腿干么？腿只有乡巴佬才用得着，傻瓜。凭什么非让我的骨头对上骰呢，况且这还得叫我受了些罪！治吧，老头儿，可是当心别弄疼了！”

可他还是终身成了个瘸子，太太们大为惋惜，见了他总是连声叹气：“多么可惜，他瘸了。”这些轻佻人心里惦记着的不就是跳舞嘛。至于说到跳舞，那谁都知道，贵族老爷也需用自己长的腿。关于这一点，朋格拉茨伯爵大概没想到。

然而，他根本就不去想什么女人，邻近领地上的太太小姐们想让他陷入情网也是枉费心机。战神当权的地方就没有爱神的位子。伯爵却是在战争中度过岁月的……

“怎么说他是在战争中度过岁月的呢？”读者一定要问，“不是好久没有敌骑来践踏匈牙利的领土，而且匈牙利人也好久没有出征异域了吗？”

情况确是这样，不过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伯爵把进行战争视为己任了。按照蒙捷库库里^①的做法，直到如今人

^① 蒙捷库库里(1609—1681)，奥地利军的统帅。

他们认为，进行战争必须有三件法宝：一件是钱，第二件是钱，第三件还是钱。当然除钱以外，还需要两个相争的国家，也就是交战的双方。但是，对朋格拉茨来说，这一点却毫无必要：他自己跟自己打仗。

涅杰茨寨附近有相当多的领地。朋格拉茨把这里的农田草地给附近的农民使用，以在他的军队服务为条件。每逢寨子的尖塔顶上扬起那画着朋格拉茨徽号的旗帜（草地上一只握着军号的手），塔上传出急促的喇叭声，农民们就得在寨院里集合，立刻变成士兵。为了防备万一有农民不来，朋格拉茨的护从们手持抹上羊血的宝剑到农家去挨门挨户吆喝：

“喂，老百姓，准备去打仗吧！要打仗啦！”

寨子的武器厅里满是古骑士的盔甲和衣服，从国王玛嘉希的“黑军”的军装直到德国骑士的钢铠甲应有尽有。“战争”一开始，这些形形色色的衣服也就套在斯洛伐克贫苦农民的身上，这个当土耳其的骑兵，那个当拉科齐^①时代的旅长；让你穿上骑士希威霍尔的盔甲，让他扮成个十字军。仿佛这是些中世纪的勇士，一听到督天使的喇叭声就马上各自从坟墓里爬了起来，集合到院里，只是他们忽然都说起斯洛伐克话来了。甚至加拉也是这样，他的衣服在涅杰茨寨已经收藏了几个世纪，如今却花里胡哨的搭在格别

① 拉科齐(1676—1705)，又称弗朗西斯二世，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。

拉村一个磨户彼特罗·莫拉文结结实实的肩上。

接着又传出了号令：

“小伙子们，分成两队！”

统率敌军的是皇朝退职的少校福尔盖特，他住在格瑞拉村，凭他那总司令的职务，在朋格拉茨跟前领取年俸小麦五十石、肥猪一口。他率领着他的军队是攻城夺寨还是保卫城池，要看拈阄来决定。福尔盖特跟朋格拉茨掷骰子比点儿，要不就是投钱，谁碰上了“老鹰”，谁就有权任意选择：攻城还是守城。有时激烈的攻城大战一连进行几天，也有时几星期，闹得周围地区更加欢腾。每逢出击或在城下进行拳斗，敌人——福尔盖特先生——动不动就把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拾掇得……可怜的伯爵起不了床。自然，一切都照中古时代打仗的章程办事：打完一仗，若是伯爵胜了，便在寨子的礼拜堂里举行谢恩祈祷，把附近领地上的太太先生们请来参加。祈祷以后，跟着就是庆功大会：烤整头牛犒赏三军，来宾、寨主则在楼上厅堂里举行跳舞会。

但是，比较显要的人物却不大肯叫自己的妻女来拜访这涅杰茨寨，所以来宾中的女客大半出身于寒酸的贵族。大地主们却说：“既然家里没有女主人，那咱们也就不带咱们的妻女来了。”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有一回听到这种说法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

“怎么着，咱们家里也弄个女主人！”

最近，在若尔纳的集市上，有个破破烂烂的马戏班子表演节目，伊希特凡·朋格拉茨注意到喜剧演员当中的一位